

## 敦煌面壁。靜修苦行

民國三十年三月，抗日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張大千也一如遠征作戰似的前往敦煌，探尋這一座東方藝術的寶庫；一直到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回到成都，前後耗時兩年六個月，跋涉八千里。成爲其藝術生命中最結實的一環，也使他的藝術造詣達到另一層崇高的境界。

張大千爲什麼要遠遊敦煌呢？一言以蔽之，動機不外乎是「遁世」，目的不外乎是「求名」。

青城山中的三年隱居生活，使得愛動而又喜歡熱鬧的張大千靜極思動的意念在心底蓬勃升起；然而四海沸騰，烽火處處，全國軍民正在浴血奮戰之際，如果好整以暇的去遊山玩水，似乎與客觀的態勢大不調和。而且當初遁世逃名隱居青城山中的因素，雖然事隔三年却仍然未曾消失；因此西入敦煌，基本上既可滿足靜極思動的要求，性質上依舊是遁世逃名的延續。入山惟恐不深，出遊必不辭遠，究竟能在敦煌學到多少東西，當初是並不太斤斤計較的。從他預訂的行程是三個月來看，即可概見一斑。

三個月的預計行程，一下子擴大了十倍。名作家高陽就會經分析說：「張大千是職業畫家，他率領門生子姪在敦煌兩年多，全部花費據說達五百條黃金之多，結果收穫了兩百七十六件壁畫的複製品！目的何在？是要賣畫嗎？不是！因爲至今未聞有張大千複製敦煌壁畫的交易行爲。是爲研究元魏以來中國人物畫的源流變遷嗎？也未見得是，因爲要作此研究，並不需要全部臨摹。是爲了保留敦煌的壁畫藝術嗎？似乎

並不需要如此；敦煌壁畫本就保留在那裡，即使要介紹給世人，亦只須擇優臨摹，不必全部。那麼，這樣做不是件傻得不能再傻的事嗎？」

### 遁世求名一舉兩得

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是十分艱苦的，石窟洞口太小，裡面光線不足；當時該地又沒有電器照明設備，只有點着洋燭，搭起架子來畫。尤其是天花板上，必須要躺着來畫，其困難情形可想而知。但是洞壁上的繪畫，雖然是洞頂，照樣一筆不苟，而且功力技巧遠在現代人之上，因此張大千感慨今不如古，他說：「他們一生的精力，就是專門繪畫，試看他們在天花板上所畫的畫，手也沒有依靠之處，凌空而畫，無論用筆設色，沒有一筆懈怠；還有靠近地面的地方，離地只有二尺高，要畫一尺或八寸的人物，畫的還是一個大故事；這麼小的人物，叫我們放在桌子上來畫，已經覺得很辛苦了，而他們却是在地上側睡着作畫，比仰天來畫還要困難，他們這種功力真不簡單。」總之，古人作畫專心致志，心無旁騖，彷彿一生一世就是為畫畫而生，也為畫畫而死似的。因此張大千萬般痛惜於「古人把一生的精力都犧牲在藝術上，在敦煌石窟中，就埋沒了不少有功夫的畫家，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來。」

正因爲這些偉大的畫家奉獻犧牲的結果，才出現了輝煌燦爛的敦煌藝術；可惜年湮代遠，究竟是那些畫家盡瘁於斯，已經查不可考。張大千爲他們惋惜也爲他們不平，待至他看到敦煌石窟壁畫的雄渾壯觀

以後，突然產生了何不藉其揚名的意念，讓世人把張大千的名字與敦煌壁畫連繫在一起，甚至視為「同義辭」；由於敦煌壁畫的燦爛輝煌，張大千的名字自然也就燦爛輝煌起來了。

這也就是在成都出發之時，預計以三個月的時間，進行觀光遊覽式的走馬看花，但是到了敦煌石窟立刻改變了主意，訂定長時期的臨摹計劃的原因。因為三個月的走馬看花，只能算是一種遊歷性質，到頭來敦煌依舊是敦煌，張大千依然是張大千，兩者之間產生不了緊密的關連；但是如果花上三年兩載工夫，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即使他在敦煌什麼也不作，就像是達摩祖師在嵩山少林寺面對着一塊大石頭坐了九年，不言不語，也沒有顯示任何神通，世人便認為他已成了莫測高深的得道高僧是一樣的道理。

另外，張大千是想藉艱苦的生活環境與辛勤的努力工作，來考驗自己的耐力，並度過那一段幾近空白的寂寞歲月，只要他能熬過那種苦難，豐碩的收穫自然就會接踵而來。因此，我們有太多理由相信：張大千敦煌之行，動機是遁世，目的在求名。

### 敦煌石窟經營概況

敦煌石窟有許多價值連城的歷史文物，包括書籍、畫卷、絲織品、經卷、道經、儒書、地誌、小說、唱本、俗講、信札、帳簿、醫卜書、戶籍、契據、狀牒等，多數已被印度、法國及日本人以低價購走，少數散藏於民間，只有石窟的壁畫及彩塑無法移動，雖然經過多次的人為毀損，但大致上仍然保持着完整的

狀貌。

敦煌石窟的壁畫及彩塑，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國幾千年來藝術演變的情況，上接漢唐墓室的壁畫，下接明清近代壁畫，補充了歷史文獻所無的作品，這種價值就無可估量了。何以敦煌會有石窟呢？而石窟又有如此豐富的珍藏呢？這就必須要從它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談起了。

從西安向西行，至甘肅省最西陲的一個縣城，便是著名的敦煌縣了。敦煌是沙漠中的一塊綠洲，乃我國古代通往西域及中亞細亞的交通孔道；西面是與新疆接壤的「玉門關」，西南則有「陽關」，古詩中有：「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東南有座山，三峯峻峭，因稱「三危山」，三代時稱為「三危之地」，春秋時代以該地產有碩大甜美的瓜果而稱「瓜州」，唐代以瓜果多產於沙漠的土質之中，又稱其地為「沙州」。

早在漢朝時，敦煌便成為陸路交通的樞紐，五胡亂華時期，前秦苻堅準備大力經營西域，因而「徙江漢之人萬餘戶於敦煌」，以期銳意開發，成為征服西域各國的前進基地。也就在此時，聞名於世的「千佛洞」開始興鑿。到了宋代，該地為西夏所據；明代曾強迫遷移敦煌民衆入酒泉，封閉「嘉峪關」；到清代才恢復郡制設「沙州廳」，並將甘肅各地民衆移居於敦煌。

前秦苻堅建元二年（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位法名樂樽的遊方和尚遠自西域東來。行經敦煌時，經過鳴沙山下，正值夕陽西下，餘暉返照，眼前的三危山上萬道金光閃爍不已，山上的奇岩怪石，彷彿是千尊

萬座的佛像；驚異之餘，連忙伏地膜拜，並發下宏願，要在石壁上鑿出一個洞窟以供養菩薩。於是奔走募化，終於在鳴沙山的石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第二個洞窟也是一位法名法良的行腳僧窮畢生之力募化而開鑿的；地點同在鳴沙山的石壁上。該地原名「漠高窟」，意思是指沙漠中的高山之窟穴，亦有稱爲「莫高窟」者。後來得力於當時的貴族的支助，以及歷代皇室貴胄及富商巨賈的持續經營開鑿，大小石窟不下一千多個，遂有「千佛洞」的名稱。

敦煌石窟開鑿在三危山與鳴沙山的峭壁上，全部洞窟沿峭壁自南而北排列，有的地方上下排列四層，綿互四華里長，遠遠望去，密如蜂房；在極盛時代有一千多個石窟。由於年代久遠，有的湮沒於流砂，有的被人毀壞，現在尚存有四百八十個石窟。這些石窟從前秦經北魏、隋、唐、五代、宋、元各朝代的陸續開鑿，連續一千多年，成千上萬的藝術家，合力創造了這一座舉世無雙的藝術寶宮，蘊藏着我國古代最珍貴的文化。

千里砂積的中間，上古時代原有一道洪流，由崑崙山的高原地帶奔騰而下，經三危山的南麓直奔東北，歷經數百年的沖刷，在戈壁中沖成一條又深又寬的河床，河床早已瀕近乾涸，只剩一涓細流苦水。靠近鳴沙山沿岸的斷崖峭壁，就是敦煌石窟的所在地了。

多少僧侶、信士、藝術家及工匠等，在這河西走廊的西端邊陲，夷夏接壤之地，歷經千年，建立了這樣規模宏大的藝術殿堂，作爲奉獻心靈的聖地，間接的更保存了大漢民族的優美文化，說起來真是一件不

可思議的奇蹟。

敦煌石窟有大有小，大的像禮堂，寬敞無比；小的玲瓏纖巧，僅容一身。窟內滿繪精美的工筆壁畫和彩塑的佛像，異彩紛陳，令人爲之目眩。據統計現存的四百八十個石窟全部壁畫，平均以五公尺高度平鋪排列起來，將達二十五公里長；而二千四百多座彩塑佛像排列起來，也有一公里半長呢！世界上沒有一座長達二十五公里長的畫廊，也沒有像這樣一座有四百多個陳列室的大美術館。

敦煌在我國漢唐盛世有極輝煌的地位，天山雪水沖積成一片綠洲；其後沙漠南移，綠洲逐漸縮小，附近黃沙遍地，石積處處，氣候也跟着起了巨大的變化，才逐漸成爲荒涼地帶。

### 佛教殿堂道士折騰

宋代有西夏之患，敦煌遂脫離了中土；明代爲了免除邊患，索性採取閉關自守的策略，敦煌更形同自生自滅的化外之地了。清代武功煊赫，多次征服回疆，乾隆二十五年設「沙州衛」，才恢復敦煌縣名。從宋代以後，敦煌石窟幾乎成爲封閉狀態，石窟中珍藏的三萬餘件經卷、畫軸、刺繡、圖像及紀錄着千百年間有關文學、歷史、藝術、宗教、人民生活及社會狀況的文物資料，都完全被人們遺忘了；直到清光緒二十六年，才被一個遊方道士王元祿所發現。原本是佛教聖地，竟然被一個遊方道士折騰得面目全非，說起來實在是一項令人搖頭嘆息的諷刺。

王元祿又稱王圓籙，原是「沙州衛」的戍卒，後來作了道士，既無師承亦無寺觀，到處雲遊募化，偶然駐脚於「千佛洞」中，初時不過是聊蔽風雨，渡過酷寒的冬季再作計較；由於當地漢人紛紛邀請他去唸經驅邪，於是便在石窟中安頓了下來。

王道士無意之間發現自己所住的石窟中牆壁有一道裂痕，隱約可見內中別有洞天，經過挖掘，居然是一處寬大的石室，內貯經卷甚多，包括漢文、藏文、印度文、和闐文、回紇文及龜茲文，有手抄的，也有木板刻印的。王道士只知道這些東西是古物而已，根本不曉得它有何了不起的價值，所以時常拿來贈給往來的香客，以及攜出與施主廣結善緣，甚至還馱了兩頭毛驢的經卷送給肅州道臺，也沒有受到相當的重視。

### 英法日人巧取豪奪

到了清光緒三十二年，印度的考古學家斯坦因博士，花了幾百兩銀子的低價，便把價值連城的經卷、畫軸搬走了四十駱駝，後來這些東西都成了印度西域博物館及英倫大英博物館的收藏珍品。

法國的漢學家白里歐聽到消息，亦於第二年春天接踵而來，此人是一個著名的「中國通」，他的收穫在量上稍遜於斯坦因，而質上却尤有過之；特別搜集古書及文獻，浩浩蕩蕩的裝載了十大驛車。據說路經燕京時，還假惺惺的說：「吾載十大車而止，過此亦不欲再傷廉矣！」

又過了兩年，日本人也聽到消息，數度有人前往盜竊，軟硬兼施，強取豪奪，也把牆下的一些珍品都席卷而去。宣統元年清廷學部始令甘肅省將所有餘下的經卷及文物盡行運往京城，尚有八千件之多呢！

敦煌石窟的寶藏，關係中國文化至深且鉅，繪畫、經典、文物、制度、文學、詩詞、雕塑、音律、服飾、歷史都有直接的關係，甚至還有手抄的「王梵志詩集」，中有一首是：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

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

許多失傳的詩文或技法甚至醫藥，都能在敦煌石窟中找到出處及根據。倘若石窟中的寶物不被賤賣、誘騙或盜取，對中華傳統而光輝的文化，在研究及傳承上，必然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方便。

## 內心悽愴行徑悲壯

談起敦煌之行的緣起與目的已如上述，張大千早年在上海，追隨曾熙與李瑞清兩位老師學習書法時，曾經多次聽到他們談起敦煌石窟的佛經及畫軸；後來北遊燕京時，才聞說敦煌石窟中有色彩絢麗的壁畫，迨至隱居青城山靜極思動之際，不期然的又想到了敦煌石窟。

一個人得意之際，往往喜歡往熱鬧的地方跑，即使是遊山玩水，也盡挑些名山勝水的地方；倘若是在失意落寞的情況之下，常常會遠離紅塵，就算是尋幽探勝，多半會選擇一些人跡罕到的荒漠之處去抒散情

興。張大千便是在這種心態下，看中了不毛之地的敦煌石窟。

看中了敦煌石窟是一回事，實際付諸行動又是一回事，這中間是有若干距離的。真正促成張大千敦煌之行的人，是在監察院任職的馬文彥；他到過敦煌，把石窟形容得天花亂墜，使得張大千怦然心動，遂決定東裝往遊，這是民國二十九年夏天的事。

初步的計畫是由成都先到廣元，遊覽該地著名的「千佛岩」，欣賞精美絕倫的石刻，然後再經川陝公路前往蘭州。當時，張善孖正結束歐美旅遊返抵重慶，電約張大千赴渝聚晤；因為前往敦煌的行程已經安排妥當，遂準備在三個月後由敦煌回來，正值春暖花開時，再與他的二兄相會。想不到當他由中央銀行的袁經理陪同，暢遊廣元千佛岩的石刻以後，正準備乘車至蘭州取道前往敦煌時，突然在旅途接到了一通加急電報，張善孖竟以下痢不止，病逝於重慶歌樂山寬仁醫院。

突如其來的重大變故，幾乎使張大千痛不欲生。他立刻中止了敦煌之行，星夜兼程趕到了重慶，為乃兄料理後事；傷心之餘，萬念俱灰。

事後返回青城山中，又過了好一陣子，心中的悲慟才逐漸平復，於是敦煌之行延至第二年三月；此期間又加上了一個心理的因素，使得他在敦煌苦熬、苦修、苦煉與苦幹；因為物質生活的痛苦艱難，與實際工作的辛勞繁重，時常會沖淡內心的悲思，甚至忘却命運的淒慘。因此，可以想見張大千敦煌之行，內心是淒愴的，行徑是悲壯的。

## 修路開道爲窟編號

民國三十年三月八日，張大千帶着三夫人楊宛君及次子心智，以及一應用具和行李五百公斤，捨棄了陸路的跋涉，由成都乘坐歐亞航空公司的小飛機直飛蘭州。當時蘭州的市長是蔡孟堅，與該地區軍事首腦人物魯大昌都幫了他的大忙。

荒涼的沙漠地帶，不時有哈薩克流寇出沒劫殺行旅，魯大昌派兵護送張大千一行到涼州，再由馬步青接替派兵送入敦煌。據蔡孟堅描述稱：「張大千赴敦煌的籌備工作，一如遠征作戰，自蘭州出發，雇用卡車數輛，向二千里路程的河西走廊西進，沿途多屬沙漠無人地帶，有時車輛發生故障，改乘拉拉車或駱駝代步跋涉；加之敦煌缺乏飲水及肉食菜蔬，多需自蘭州購運，且土匪出沒無常，人人畏懼，他攜同家人冒險犯難到達目的地後，竟敢深入那幾百個暗藏牛鬼蛇神的洞中，依次考證，探尋古蹟壁畫，立架豎梯，艱苦臨摹，預定三月，竟至二年零六月之久。」

由馬步青的一連騎兵隨行保護抵達敦煌後，距離石窟尚有四十里，包括十里綠洲、十里戈壁以及二十里砂磧地帶，已經時屆夏季，白晝酷熱，炎陽炙人如蒸似烤，行旅多半在午夜啓程，清晨趕路。張大千一行抵達「千佛洞」時，曙色初透中但見四周樹木蒼鬱，流水環繞，不覺心情爲之一爽。

天還沒有大亮，在高大的白楊與垂柳掩映之中，層層疊疊的岩洞散發出神秘的色調與形貌。張大千迫

不及待的提着洋油馬燈入洞探視，一看之下，驚異不止；金碧輝煌的壁畫與琳瑯滿目的彩塑神像，比他想像之中不知要偉大了多少倍。就在這一霎那之間，他已改變了當初三個月觀摩的計畫，認為留下來半年恐怕都還嫌少呢！

張大千以筆路藍縷的精神，修路開道，為三百多個洞窟重新編號，以及策劃長期逗留的工作。根據水流的方向，由上而下，由南至北的順序，再由北向南，如是者四層，很有規則的為三百零九個石窟編好了號碼。如果只是去遊覽的，順着他所編排的號碼，不致於走冤枉路，一天可以瀏覽完畢三百零九個洞窟。但這項工作，張大千却辛辛苦苦的進行了四個月之久。

張大千未去之前，法國人伯希和也曾為敦煌石窟編過號碼。因為伯希和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攝影，他認為沒有攝影價值的就不編入號碼，因此零亂不堪，而且漏掉了不少洞窟，自然不及張大千所編的號碼完整而有系統。

## 亡羊補牢建議築牆

中土和尚，結廬坐禪叫做「坐廬」；敦煌一帶缺水，遊方和尚遇到有泉水的地方才停止下來，所以不叫「坐廬」而稱為「坐泉」。敦煌地處缺水地區，氣候非常乾燥，因此也佔盡了地利之便，使得各項經卷、畫軸、彩塑、刺繡及文物，經歷千年而絲毫無損，壁畫更被完整的保存了下來；要不是經過了三次人

爲式的損毀及一次蓄意的盜竊，石窟壁畫必將更能呈現出其原來的面貌。

清末同治年間新疆回人白彥虎之亂，竄入敦煌「莫高窟」，把石窟當成棲止及出擊的場所，對壁畫彩塑作了一次破壞性的損毀；民國初年白俄七百餘人在俄國被放逐，從西伯利亞流浪於此，設爐灶，架炕鋪，對彩塑及壁畫也有毀傷；而敦煌居民於每年四月八日傾城前往「千佛洞」趕廟會，羣集洞中，燒香烤肉，人馬宿住，久而久之也形成一種慢性的損傷；另外就是民國十三年，美人華爾納用化學方法，以樹膠布黏取壁畫二十方，自是又一損失。

張大千認爲：「藝術上的遺跡，保存傳諸後世，很難完整無缺，敦煌的最大損失，還是經卷塑像的被外人盜竊，壁畫的損傷，衡諸千佛洞豐富的蘊藏來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換句話說，除了能够搬動遷移的文物而外，彩繪在洞壁上的壁畫及大型栩栩如生的塑像，雖然經過多次人爲的損毀及盜竊，祇不過是稍損毫髮而已。爲了防患未然，更爲了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張大千建議甘肅省政當局，在南北兩面築牆，禁止馬羊進入，並嚴禁過往行人在洞中炊煮食物，如此這般，當可使贖下來的石窟壁畫與彩塑，保存於永久。

### 折回蘭州添置人手

張大千一行初期在敦煌的生活是十分艱苦的；每星期雖然由敦煌縣衙派人送去食糧補給一次，一向講究美食的張大千，此時只要胡亂填飽了肚子，就得入洞工作。首先三夫人楊宛君便受不了啦！整天吵着要

回成都，說什麼吃不好、睡不穩，還得隨時擔心受怕，說不定三更半夜哈薩克人就會騎着快馬呼嘯而至，慄慄嗜殺的哈薩克人以劫掠殺戮爲樂，豈不令人膽寒；更重要的一個說辭是：「敦煌石窟除了她以外，還沒有見過第二個女人！」

張大千勸她說：「生活條件不好，自會設法改善，至於哈薩克流氓寇，我們有一排馬家軍騎兵保護，自可高枕無憂。」並強調：「既然嫁了我，就是我的『討口』，死活也得跟我一路啊！」。「討口」在四川土話中就是討飯的意思。話雖然是如此說，行動上也得積極加以配合，不久之後第二次再入敦煌時，二夫人黃凝素也加入了他們的陣營，敦煌石窟內總算是有了「第二個女人」。

民國三十年七月，張大千一行在敦煌石窟工作了整整四個月之後，確實因爲人手不足、設備不夠，無法展開大規模的臨摹工作，不得不暫時離開，回到蘭州進行人員及裝具的調遣、聘請及整備工作。透過馬步芳的關係去青海塔爾寺聘雇了善於拼縫畫布的五名喇嘛僧昂吉、三知、格朗、曉梧、杜結林遣，另外二夫人黃凝素及過繼給二哥的心德，以及門生劉力上、蕭建初、孫宗慰等均趕來蘭州會合，外加一廚二差，其他有關食物、畫具等盡量準備齊全，費了兩個月時間，終於一切妥當，裝載了七十八輛驛車，第二度浩浩蕩蕩的向敦煌進發。

## 扮成東鄉寶蛋老頭

經過涼州時，馬步青曾予熱烈款待，時序已屆深秋，張大千穿了一件用蘭州土產駝毛紡成，稱爲「褐子」所製的長袍，寬大舒適但却土氣十足。馬步青想起了他家鄉賣雞蛋的鄉巴佬就是這般模樣，於是笑着說：「張夫子，你真箇是入鄉隨俗啊！我們河州賣雞蛋的老頭兒就是這個打扮。」爲了這個比方，張大千還寫過一首詩云：

野服裁成駝褐新，寬袍大袖稱閒身；

無端又被將軍笑，喚作東鄉賣蛋人。

由於北平陷敵的痛苦經驗，使張大千憂讒畏譏，先是隱居青城山中避世逃名，既而遠適敦煌修苦行，原本是想走馬看花似的觀摩敦煌的寶藏，如今卽決意大規模的加以臨摹。雖然心如止水，但對調侃式的笑謔却非常敏感，馬步青當然無法瞭解他心中的苦悶，所以就無所避忌的開起玩笑來了。

### 朝夕浸沐渾忘歲月

第二次進入敦煌石窟，便開始臨摹壁畫了，然而工作進行之際，許多困難接踵而至，必須一樁樁的設法解決。先以工具來說，就得拼縫出十二丈六尺長闊的畫布，釘在木框上，塗抹膠粉三次，再用大石磨七次，等畫布光滑了才能下筆。至於顏料，如石青、硃砂、石綠等都是由礦物中提取出來的，還要經過精心的研磨才能使用。再者，多數洞窟除了神龕佛臺之外，空隙的地方都不大，無法平置畫案，所以必須豎起

畫架來臨摹。

說到臨摹工作的進行真是苦不堪言，除了旭日初升，陽光直射入洞時，僅有短暫時間的光線充足而外，多半的時間洞窟內的光線都十分暗淡；必須一手持蠟燭，一手拿畫筆，還得因地制宜，有時站在梯上，有時蹲在地上，有時還得躺臥下來才能動筆；雖然是在寒冷的冬天，勾畫不久，都要出汗喘氣，頭暈目眩，工作的辛苦程度，當不難想見。

張大千抱定了苦修苦行的心志領着門人弟子，大清早起來就入洞工作，直到薄暮時分才蓬頭垢面的拖着疲憊的身子走出洞來，有時工作未告一個段落，還得夜間加班趕工。有些壁畫業已斑爛難辨，還須秉燭審視良久，才能認出線條的脈絡；先在玻璃上勾出輪廓，然後再以木炭在畫布上勾勒出影子，方可墨勾及敷色；單祇是顏料就耗用了幾近千斤。完全基於一種對藝術的狂熱，幻化成一種宗教式的犧牲奉獻精神。據張大千說：「朝夕浸沐其中，已至忘我的境界，當時也不覺得辛苦，也渾忘人間時日。」

### 觀音井水河床枯木

工作辛勞的人，體力耗損太大，就必須有足够的營養補充，起初每天早晨吃一大碗大麥炒熟加紅糖，用開水沖成的麵茶糊塗，隨即入洞工作，一直到下午出洞才能吃飯。第二次再入敦煌，攜帶了足夠的「給養」，並由敦煌縣衙定期補給，且有廚師專司烹飪，伙食方面已大加改善。由於蔬菜奇缺，他們便設法在

溪畔種植，居然能够供應食用；至於水果方面，當地多的是哈密瓜、李廣杏、香水梨，張大千一行還真的托天之幸大飽過口福呢！

真正困難的還是飲水與柴薪，千佛洞前雖然有一道細長的溪流，但是鹹質太重，根本無法飲用，必須要到三十里外三危山腳下的觀音井去汲取；而生火的柴薪就得到乾涸的河床上，去尋拾古代隨流漂來的枯木了。單是汲水就得有保護他們的軍隊輪番出動，前往三危山下汲取；而尋拾柴薪就要二十匹駱駝，往返不停的來往搬運。

## 老友應邀前往歐敘

張大千與謝稚柳是莫逆之交，身處荒漠，渴望摯友前來作伴，一封接一封的情意懇切的書信寄到重慶，當時正在監察院擔任于右任院長秘書的謝稚柳，在好友及長官的敦促下，襍被就道，於第二年八月初來到了敦煌，兩人朝夕相處，抵掌促膝，憑着自己細心的觀察，加上由張大千那裏汲取的繪畫知識，著有「敦煌石窟記」及「敦煌藝術紋錄」，成爲爾後研究敦煌石窟寶藏的經典之作。

就在謝稚柳來到敦煌不久，于右任院長趁視察西北之便，到敦煌石窟去看張大千。那年于右任是六十三歲，身子骨尚十分硬朗，張大千是四十四歲，自然是鼎盛春秋，兩髯日日結伴逐洞觀看壁畫，目睹上自元魏，下迄西夏的千年精美壁畫；欣賞驚讚之餘，認爲設法維護此一珍貴的藝術遺產，是一項非常有意義

的工作，於是于右任提出了一個構想，說是要成立一所「敦煌藝術學院」，院長一職自然非張大千莫屬。張大千一生無拘無束慣了，連教書都不肯，豈願親任行政事務的重擔來辦學？於是極力推辭，而于右任非要他答應不可，彷彿「敦煌藝術學院」馬上就要成立似的，其實「八」字還沒有撒呢！

陪于右任一齊前來的監察委員高一涵，悄悄的勸說：「你們兩人都是拗性子，如此僵持下去也不是個辦法，成立敦煌藝術學院，目前不過是個擬議罷了，並非馬上就要實行，你一天不答應，右老就一天不回去，你先答應了，又有什麼關係？」張大千想想他說得不無道理，於是便點頭答應了，後來「敦煌藝術學院」倒是沒有成立，教育部却成立了一個「敦煌藝術研究所」。

### 遭到哈薩克人攻擊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早晨，哈薩克人對張大千一行進行拂曉偷襲，一時槍聲大作，殺聲四起；張大千與謝稚柳及眷屬小孩，都爬到第四層的三百零五洞去躲藏起來。雙方擾攘了一天，待至援軍趕到，哈薩克人才十分不情願的離去了。據張大千說這是他們在敦煌石窟中最不好過的一天了。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一日，結束了敦煌千佛洞的臨摹工作，又轉往更荒僻的「萬佛峽」，該地距離敦煌一百六十里，所經之處全是浩瀚無垠的沙漠。佛窟的壁畫不及「千佛洞」的精緻，而且工作環境更不理想，且多毒蠍襲人，晚上睡覺都得蒙頭而睡，否則便有被螫的危險；午夜會時常聽到狼嗥的聲音，因此不久之後便整裝回程。八

月四日回到四川成都，工作人員暫時借住於成都最大的廟宇昭覺寺內，繼續壁畫的整理工作。直到第二年開春，始在四川美術協會的敦促下，在成都提學西街豫康大樓舉辦了一次規模盛大的展覽。

### 臨摹敦煌壁畫自序

從民國三十年三月出發，到三十二年八月回到成都，前後兩年六個月的敦煌之行，坐臥石窟之中，燃脂握管目營手追其間，門人子姪及番僧工匠各佐其事，酷寒盛暑勞苦相勉，其間的感受及所獲的益處，專後張大千在自撰的「臨摹敦煌壁畫序」中說：

辛巳之夏，薄遊西陲，止於敦煌，石窟壁畫，犁然蕩心。故三載以還，再出嘉峪，日夕相對，慨焉興懷，不能自己。舊傳當符秦建元二年，有沙門傅杖錫林野，行至此山，見有金光狀若千佛，因營窟一龕。其後自元魏以迄於元代均有所營。今所存者凡三百有九窟，綿亙約二三里，所謂樂傳窟者，今不復可考矣！石窟唐時名漠高窟，今稱千佛洞，出敦煌縣城南四十里，黃沙曠野，不見莖草，到此則白楊千樹，流水繞林，誠千百年來之靈巖靜域也。大千流連繪事，傾慕平生，古人之蹟，其播於人間者嘗窺見其什九，求所謂六朝隋唐之蹟，乃類於尋夢。石窟壁畫，簡籀所不備，往哲所未聞，丹青千壁，遞光不曜，盛衰之理，吁其極矣！今石窟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繼作，實先蹟之與府，繪事之神泉。原其颺流，元魏之作，冷以野山山林之氣勝；隋繼其風，溫以樸寧靜之致遠；唐人丕煥

其文，穠稱敦厚，清新俊逸，並擅其妙，斯丹青之鳴鳳，鴻裁之逸驥矣！五代宋初，躡步晚唐，迹頗燕下，亦世事之多變，人才之有窮也；西夏之作，頗出新意，而刻畫板滯，並在下位矣。安西萬佛峽，唐時名榆林窟，並屬敦煌郡，今在安西城南一百八十里；舊傳始建於北涼，所造窟亦長一二里，大半崩毀，今所存者惟二十餘窟，稽諸壁畫，僅留初唐之蹟耳。大千去於斯者幾及三載，學道暮年，靜言自悼，聊以求三年之艾，敢論起八代之衰。茲列舉所臨漢高、榆林兩窟救代之作，選印成冊，心力之微，當此巨蹟，雷門布鼓，貽笑云爾。

以上是張大千於民國三十六年，在上海出版敦煌彩色畫兩集的序言，歷述敦煌之行的來龍去脈，及石窟壁畫的狀貌源流至爲詳盡。兩年六個月在敦煌石窟中的磨練，確實是一段難得而可貴的經驗，不但達到了遁世的動機，也完成了求名的願望。更重要的是經過長時間汲取及消化，盡得各代人物畫的精髓，更兼擷用筆設色的特點，使他爾後的畫風，表現出高古、雄偉、瑰麗的大家風範；不但對張大千本人有着豐碩的收穫，對中國畫壇甚至世界藝術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呢！